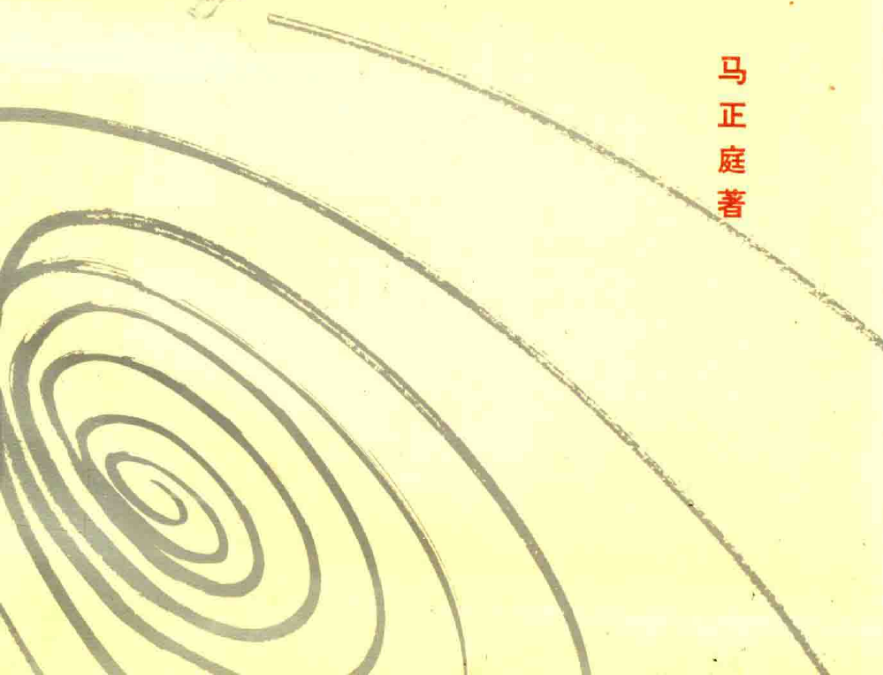


漩

渦

马正庭著



漩 渦

马正庭著

彤云斋

馬正庭
0.1.13
天

封面题字:马华林

著者素描:马天天

漩 涡

马正庭著
彤云斋印行

余姚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4印张 80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慈准印(98)005

自序

余姚县城是我出生和童年活动场所也。那里有条横贯东西的大江，叫姚江，又称舜江。大江两岸有座建筑雄伟，有四十八级台阶的大石桥，桥下颠巍巍黑沉沉的三个桥洞，把南北二城连接起来。抗战前它是唯一的交通枢纽，桥名通济，又叫“浙东第一桥”，俗称“江桥”。桥上人来人往，拥挤不堪。桥下大江西通上虞，东达宁波，舟楫往来，随潮进止。也有张帆摇橹逆水而行者，大多为姚北之农船也。

江桥南洞有牵道，夏天，附近孩童悉在洞下嬉水、游泳，观看过往船舶的热闹情景，颇乐也。北洞无牵道，洞下却有个大漩涡，传说曾溺死二人，以致游泳能手不敢问津。

年少时，偕同伴站北岸，往那个漩涡掷下木块，看它摇摇晃晃浮近漩涡边缘，忽的，木块随着漩涡圈子，一圈又一圈地向中心漩，越漩越快，一会儿沉下不见了。好一会儿，掷下的木块忽然在离开漩涡很远的水面浮出来随着潮水余去了。我们不懂其故，只觉好玩。

我是不识水性的。六七岁时，老爸手艺忙，没人照看，禁止玩水。十岁左右，趴在岸滩戏水学水多丢脸，又不学，成了“旱鸭子”，

所以水上胸部就心跳气急，越不接近，睡梦中老被水淹的恶梦惊醒。

然而，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的现实生活中，我确曾无辜地被一个国民党人一而再地推入能致人死地的“政治漩涡”中，一下就是二十八年。这是历尽艰险危难、挣扎求生的二十八年。在这忽沉忽浮时明时暗的漫长岁月中，确曾有县委某部长玩弄职权丧失原则不惜以假为真、以非为是、敌我颠倒，黑白混淆。何以如此？原来为了掩盖当年（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那位部长）在假档案上签具意见的小小失误也！

幸而有古道热肠、仗义敢言的坎西卢君桂生者；有费力费时三个月，上下奔波于慈溪县六个部门和余姚冯村作了全面调查的原浒山中学部分师生者；当然，知我遭奸坠陷阱廿多年始终援救不辍者——余姚冯村老党员老干部老人民群众者是也。

中共浙江省卫生厅党委对我受人倾害的不幸遭遇，是同情也是十分重视的，他们向有关方面作了详细调查，把材料寄给慈溪县委、委托县委；省厅党委第二信要我向组织提供线索把假档案真相搞清楚。省厅确是理解人民受诬陷的痛苦，由此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因此说省卫生厅是实事求是，全心全意尽到责任的。

本书分上中下三篇计四十章。上篇、中篇以第一人称叙述，下篇以第三人称叙述。大多是围绕以上几方面的人物和故事为中心而叙述的，其佐证和资料是翔实可靠的。只是限于作者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纰漏当然不少，务求读者谅解和指正。

马正庭时年八十有二，一九九八年六月。

自序

上篇

引子	3
一、冯村“花墙门”	5
二、这笔迹是你的啊!	8
三、无赖的呓语	14
四、大华旅馆调解	17
五、你吃乡里的，还是吃保长的?	20
六、《赵保长十大罪状》	23
七、刀磨得快点	26
八、一个半与二个半之争	27
九、“挂牌律师”	30
十、快走啊，南庙来哉	31
十一、土匪下山了	33

中篇

十二、没有街的市	37
十三、农民自卫军	39
十四、“清乡”	40
十五、“英雄”归来	42
十六、一个人说的“国民党员”	44
十七、周东联合诊所	46

十八、卫协第一号通报	48
十九、险乎!“劳动教养”	51
二十、荒谬的假档案	53
二十一、县委一定也重视	54

下篇

二十二、我演戏去啊	61
二十三、“他是长河区最坏的”	63
二十四、盼来了“况青天”	66
二十五、要革命,还是不要革命	67
二十六、“大批判”	69
二十七、你是“共产党员?”	72
二十八、《最紧急呼吁》	75
二十九、辫子被抓住了	77
三十、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80
三十一、老书记的家	82
三十二、激洪救人	85
三十三、请到梁谊去	86
三十四、前功尽弃	89
三十五、四个党员的大字报	91
三十六、“地下保长”	93
三十七、“通缉逃犯”	96
三十八、大字报边的小条子	98
三十九、最后一次软禁	102
四十、给陈世济的一封信	105
后记	108

上 篇

上 篇

第一章 緒論	45
第二章 “中國革命”	51
第三章 中國革命	53
第四章 中國革命	54
第五章 中國革命	55
第六章 中國革命	56
第七章 中國革命	57
第八章 中國革命	58
第九章 中國革命	59
第十章 中國革命	60
第十一章 中國革命	61
第十二章 中國革命	62
第十三章 中國革命	63
第十四章 中國革命	64
第十五章 中國革命	65
第十六章 中國革命	66
第十七章 中國革命	67
第十八章 中國革命	68
第十九章 中國革命	69
第二十章 中國革命	70
第二十一章 中國革命	71
第二十二章 中國革命	72
第二十三章 中國革命	73
第二十四章 中國革命	74
第二十五章 中國革命	75
第二十六章 中國革命	76
第二十七章 中國革命	77
第二十八章 中國革命	78
第二十九章 中國革命	79
第三十章 中國革命	80
第三十一章 中國革命	81
第三十二章 中國革命	82
第三十三章 中國革命	83
第三十四章 中國革命	84
第三十五章 中國革命	85
第三十六章 中國革命	86
第三十七章 中國革命	87
第三十八章 中國革命	88
第三十九章 中國革命	89
第四十章 中國革命	90
第四十一章 中國革命	91
第四十二章 中國革命	92
第四十三章 中國革命	93
第四十四章 中國革命	94
第四十五章 中國革命	95
第四十六章 中國革命	96
第四十七章 中國革命	97
第四十八章 中國革命	98
第四十九章 中國革命	99
第五十章 中國革命	100

引 子

出余姚南门，过最良桥，上南折西走在稻田和小河相间的泥路约七八里，就到金神庙凉亭。站在这个横断面的山坡上，回首眺望城区龙山南麓，舜江北岸万家千户屋脊鳞次栉比，清晰可辨。原来它是余姚去梁弄的必经隘口。

从凉亭起，一公尺宽的路，均砌铺大小相等鱼鳞状图案的鹅卵石。也许年代久远，雨水冲刷风化，路面不时出现凹陷，形成深及足踝的沙坑，人们挑着担子走在又滑又硬又有沙坑的路上是很累的，脚步会自动放慢。约十里就到供人歇息的三溪口茶亭。

所谓茶亭，是施舍茶水给来往过客解渴休息、避风雨烈日的场所。可是这里不供应茶水了，却开着二家小店，经营烟酒酱什等等。为了争取生意，二家都设了长木椅供人们坐着闲聊。

我肩上的担子一般在五十斤上下，增加十斤就不胜任了。在农民小贩看来，只是他们的一个零数。见我缩背哈腰勉为其难的狼狈相，是会发笑的。因此我不喜在茶亭休息，反而足下加劲，匆匆而过，挣扎到离此三里的太仓庙。

在太仓庙面前不知走过多少次了，应该说是十分熟悉的。然而，我却不知主持者是和尚还是尼姑，也不知供奉的是什么神还是什么佛。庙门外约亩许大的草坪，坪西就是从北往南的大路，到畸角处就一分为两，一条过东，一条上南。这二条路都通往梁弄，但

实际情况却完全不同。

庙的东南侧，都是遮天蔽日碧绿葱翠的竹林。林下湿漉漉，雾漫漫。过东的大路就从竹林下穿过而到向家弄、箬岙，再进去就是桃花岭北麓八仙堂。如果去梁弄就要艰难地寻路爬上桃花岭岗顶。沿金线湾顺砍樵小径而下，就到鸡犬相闻、绕绕五里的何家村。这里离梁弄尚有十二三里，很少见到往返于此的人们。因为岭的南北岗陡岩峻，树木稀少，人们必须扳藤拉葛匍匐而行，以是人视畏途。虽掳掠凶残的日本强盗，却也不敢来侵扰。当时此地是梁弄地区唯一的太平地方。我在翻越桃花岭时，因劳累过度，在这村的周洋生老伯家患上伤寒症，没医没药地卧床一个多月，只是靠吃当地生产的长柄萝卜过日子。居然大病不死，可说“天保佑”了。

上南的大路是北大路的延伸，这是到冯村跨越清贤岭直达梁弄、嵊县、新昌的大路。草坪路西有株三人可合抱的大樟树，树根突兀裸露，可躺可卧，树冠傍岸遮溪。梅雨季节东南二股激流在青山头汇合，汹涌澎湃漫溪抢道而下，人涉其间，不胜战悚。夏秋干旱燥热，缺雨润泽，崖干涧涸，缕缕细流争从裂岩坝隙拼搏而出，汇成小股细流蜿蜒而下，其声叮咚，赏心悦耳。每到此时此地，肩头红肿了，腰腿酸麻了，汗流浹背了，口干津少，肚也空了。唯一能消解劳乏饥渴——脱去鞋袜（我不能穿草鞋，要轧破皮肤）赤足淌泡在彻骨生寒的溪水中，坐在起步石上弯腰俯身捧上几口可与刨冰并美的清水，真惬意呀（其实，跑热的脚不宜骤置凉水；溪水虽清可见底，但从上流下来必然污染不可生饮）。一会儿上岸揩干，穿上鞋袜，仰倚在树干上。从箩担内取些花生米之类咀嚼，算是奔波一个上午的最优待的报偿了。

从日本鬼子侵占余姚后，这里沿江和沿山一带是抗日队伍活动地区。日寇投降后，新四军所属三五支队奉命北撤。国民党政

府乘虚占领余姚，并分别在南庙、向家弄和湖头庙驻扎军警，控制和镇压这个地区的人民群众，以致广大人民群众仍处于日伪时期那样的水深火热之中。

一、冯村“花墙门”

一九四七年四月中旬某日，我照例从城里办了热销的烟、糕点酱什等货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又到了太仓庙的大樟树下休息。一边吃点可吃的，一边抽出近日的《浙东日报》看看最近国共两党和和战的消息。仍是老调重弹，说什么共军没有诚意和谈，说什么“我军经过激战，消灭共军有生力量后，我军已作战略转移”云云。忽然思路从国民党的无能，民不聊生到最近桂荣保长拍着胸脯向洪赵两家所作保证：“我桂荣保长三天内一定给你们查出……”原来，几天前沈家水碓洪久龙的老爸和西洋岙赵宁松的老爸突然被乡警备班叫去，他俩是忠厚农民，犯了什么事呢？人们都惊骇异常。不久两家的老爸先后放回来了。据说有人密告，说他两家有三五支队进出，经审讯并无其事。因为三五支队北撤已一年多了，哪来的三五支队在冯村活动。显然有人造谣诬陷，那两家怀疑保长搞的鬼，所以要求保长查清真相。今天已是第四天了，还不知怎的。

我抬腕看表时，啊呀，快一点了，急急挑起担子就走。没多时，已到下冯村石桥东南的文武殿大门口，从这里可看到考古大宗祠背后的三株参天大树了——这时，孩子娘搀着儿子和正在我家作客的二姨，站在三叉路自家门前焦急地向北张望着哩！

冯村有个“花墙门”。所谓花墙门其实是沿着上南大路和下北大路走向所夯筑的一堵土墙。其墙无柱无门而且将近倾圮，不知何因冠以如此美称。墙对面就是凤歧弄口和下北大路的赵氏小祖堂。三者鼎足而立，形成三条路交叉的小广场。这个不起眼的小广场，上通梁弄四明山，下达余姚姚北沿海各乡镇，是交通要冲。所以有乘舆跨马吆喝开道的达官显贵，又有垄断屯积吃大拼小的盐商木客，还有那肩挑背负谋取蝇利的走商行贩；熙熙攘攘南来北往。这里靠山的农民，还因地制宜办起供给柴米、炊宿自便的简陋旅店。抗日战争时期，为捍卫祖国河山保护民族利益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浴血奋战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三五支队曾在这里设卡立哨。冯村花墙门名不虚传，果然一派兴旺。

赵氏小祖堂座落在下北大路路口西侧，是一个阔四公尺、深五公尺，栋高仅三公尺多些，东西南北四围都是三四十公分厚，用黄土石块混合夯筑的土屋子。屋上虽盖瓦，因斜度不足，遇上暴风急雨，雨水就倒灌，这时忙煞了，盆盆罐罐把它接起来。朝东那堵墙，开了个长二公尺高一公尺的大窗，窗旁就是木门，关了木门，闭下大窗就象个土盒子。它就是我的家，每年交一百斤谷子作租费才能住的家。

因为是祖堂，所以赵氏子孙在这间土屋子内的三分之一的后半间，架设了排列赵氏祖宗“木主”的小阁子。我家老小三口睡的床就搭在小阁子下左侧。床横头竖立一块高二公尺阔三公尺用毛竹蔑片编成的竹篇子，把土屋划分前后二间，右侧尚余一公尺不到的空隙，作为前后间进出的通道。后半间就是我们与赵氏亡灵共处的卧室。幸而我们命还大，居然平安无事。竹篇子前面的左侧，也就是我们睡的床头，砌着一座烹煮用的坭堆三角灶。木板门跨进就是一张三个抽屉的房桌，权当营业用的柜台。柜台内一张方

桌是我们三口吃饭和堆放什物的。这间总面积不会超过二十平方的土屋子，依靠它做买卖，给村里人拔拔牙赚钱度日的。

我喘着粗气，汗淋浹背地跨进门，放下担子。孩子娘和海北姨娘一边端脸水催我快洗，一边把饭菜端上桌子。我正要动筷子时，孩子娘急巴巴告诉我上午所发生的意外情况：“有人密告洪久龙和赵宁松两家有三五支队进出的事，保长已查出了……”孩子娘虽是文盲，她性格挺温和善良，遇有意外，不躁也不惊的。今日她失常态了，可见问题严重，她略迟疑一下说：“保长讲——密告两家的是——你！”

“哪有这回事？”我突然听到甚觉震惊，不自主地把饭碗在桌上一顿：“保长见鬼了！”

“是呀，我知道没有这回事，可人家说得有根有据……保长还对众人讲，王阿坤在我家吃的饭……密告信叫王阿坤送到石婆桥姚保长那里的……这就是保长在说谎造谣。王阿坤哪个请他吃饭？不就是买包烟坐了坐嘛，哪个小店不许坐人？怎能说是在我家吃饭？”

当然，这是她针对保长谎言的辟谣。然而辟谣有什么用，善良的或须吃过保长苦处的是不会相信的。与保长有瓜葛或是同伙，哪有不扇风吹火的。孩子娘在公众面前辟谣和否认，但内心也存在二三分疑虑，问我是否写过密告信：“因为密告信的笔迹是你的，你没有写过密告信，人家怎么会说笔迹是你的呢。”这下把我也弄懵了：“我没有写的事实，怎么能说笔迹是我的呢！”“保长查出笔迹是你的，这里到处讲得满天飞啊！”

到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被人泼上一身污水，陷入保长所编织的罗网里了。饭在吃，只是机械地吃，不挟菜亦不知味。孩子娘还频

频催我吃得快些，因为保长已多次派人来催，大会只等我一个人。

二、这笔迹是你的啊！

原来的大王庙已改作丹凤小学，今天临时改作风亭乡五六保保民大会会场。我来学校多次，无非找报刊灵灵国共两党的信息，或找教师天南地北聊聊，不理睬大王庙的由来和变革过程。今天倒要仔细看看了。

我双臂后垂，两手手指相互拉着，站在庙前台阶下约七公尺距离的凉亭过道上，毫不拘谨地举目端详大王庙的外貌。庙的横额没有了，五间开阔的凉亭与庙的前廊接榫。这样阔的过道凉亭是为迎神赛会时摆摊设点和上山进谷背竹砍柴的人们歇担休息之用。两扇画有门神但色彩已斑驳的大门，内向八字敞开。高而厚的石门槛的左右各站着躬身屈膝口叼烟卷、双目斜睨许是“便衣”那样的人物。台阶下三三两两站着奉命参加大会的保民们。庙门左首和右首原是“马夫菩萨”站的地方却开了小店。右首那小店隐隐约约有几个着黑制服腰束皮带的警察（实是乡警备班的），大概是弹压会场的。这样的场面和人物，在国民党政府绥靖政策统治下被压抑的人们，会不加思索地想到“姓马的无妄之灾不可避免了！”……

也有少数是保长利益均等的一伙，莫不为这“反间计”喝采叫好，今天姓马的小子难逃了，谁叫他捋虎须的。

保长当权以来，对待属下小百姓，一贯推行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姓马的竟然不识时务说三道四破坏我保长利益，不叫他尝点味道，怎知我保长手段……

这是一场斗争，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如冲不破保长一伙所

预谋所编织的罗网，最后的结果，我只有含着屈辱的眼泪，一家三口灰溜溜地离开冯村。

一切看在眼里思之再三，怕邪恶者非正义也——我，迤自昂首挺胸，大踏步地排众直入。

庙内大殿檐下是个只有六根石柱支撑，没有顶盖的破戏台，台的左右地面铺着平整光滑的青石板。台的正面也是同样的青石板。只是特别的，在台前却留下与台大小相等四周高十公分的方坪，这个方坪可能为照顾长个儿观众看戏而设计的。左右廊庑原是“鬼判鬼隶”站班的，现在各被纵向一排短板所隔开，这样就改成两间没有门也没窗的教室。今天大会非比一般，人们都要了解姓马的是否诬告洪赵两家的真相，除了老弱和视听不便的，二个保的人们吃了午饭早早来了。

右首教室的长凳已挤挤轧轧的坐满了，廊下站满了。戏台右侧的露天石板地二个或三个不知在说些什么。看左首那教室没一个人，却堆放着两个教室的书桌。我站在戏台前那块四面高中间低的方坪内，这个方坪闹中有静，正是我集中考虑，筹划对策的理想地方。于是，我沿着这个方坪，不紧不慢地绕起方圈子来了。大约绕了七八圈，一个如何由被动转化主动的突破口找准了。

大会开始了。低额浓眉暴睛咧着金牙的桂荣保长坐在二座书桌后的方凳上，右侧一字儿站着二个手持长枪的乡警备班警士和一个面相狰狞、肩挂木壳的长条汉子，手里还拿着一束柴绳，果然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在场的人们战战悚悚，鸦雀无声。我离保长左手二步，面向人群而立。

桂荣保长站起来，两眼阴阴地扫视全场一周，呲牙咧嘴地陈述他受洪赵两家所托，经过周密调查，写密告信的赵沛金，查遍冯村并无其人。乃查验密告信之笔迹，经过详细检验证实……述说到

此，保长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喏，就是本村花墙门开小店的马正庭的笔迹。”他把手指了指：“就是这个捣蛋分子写了密告信，请王阿坤在他家吃饭，托王阿坤把密告信送到石婆桥药店，由姚保长送乡……”说罢，回过头来问我：“你说，是不是啊！”

我并不正面回答是或不是，却有礼貌地诚恳地面向保长说：“保长先生，你说密告信的笔迹是我的，因此就断定是我写的，我要看看这封密告信，可否让我看一看？”保长略一犹豫，立即从纺绸衫的口袋摸出一张纸：“拿，你去看这笔迹就是你的。”

我接过所谓密告信，其实是一张约一百多字的信笺。具名赵沛金，据查冯村并无其人，这不会错，有信必有写信的人。我没有写，怎能说是我的笔迹。为什么不说张三李四呢，显然，这保长不怀好意……

于是我双手擎着那张信笺，郑重其事地像鉴古家那样反反复复倒倒顺顺地看个够，移动身子歪着脑袋迎着阳光看个够。我装得挺内行，心里却在笑，只有小学文化没有社会地位的小百姓，居然充当检验笔迹的行家，与威慑一方的保长，分庭抗礼，看来这个保长要倒霉了。

保长也在窃窃自喜，一箭双雕的妙计将得逞了。它是我桂荣保长亲手做的圈套啊！你姓马的没有写怎么会承认，你检验笔迹这是谁的呢，说不出张三李四，笔迹不是你姓马的，哪是谁的呢？这个圈套，你当然不愿钻，我保长一定要你钻，强迫你钻，吃了老虎胆也要你老老实实在地钻。咳，否则，我警备班不是白吃饭的。

这时教室内外，一片沉寂，善良的人们怀着疑惧和怜悯的心情，注意一瞬间的变化。

出于人们的意料，更出于保长的意料——我以肯定和庄重的语气答复保长：“这笔迹啊！”我略停顿：“这笔迹，我看是你保长先